

# 飘流

〔日〕吉村昭 著

徐世虹 译

X43  
JC2



# 漂 流

〔日〕吉村昭 著

徐 世 虹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 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75印张 208千字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000

书号 10331·35 定价 0.98元

沿高知市的公路向东行走二十公里，右边可见宽阔的太平洋。在那里，有个名叫赤冈的镇。沿公路的基地里，竖立着小小的墓石。

那就是我现在想要描写的长平这个人物的坟墓。

——摘自原序

天明五年（一七八五）一月二十八日。

在土佐国赤冈村的大留河边，一家酒肆的二楼木板套窗，打开一道小缝，露出一张年轻男子的脸。他是住在邻村岸本村的水手长平。此时正是午前十时许，天空阴霾密布，铅云紧锁。

他打了个小小的哈欠，把下巴支在窗槛上，凝视着河面。在清澈的河水里，游着许多小鱼群。当它们匆匆向前游去，又倏地翻转折回时，鱼鳞就一齐闪出银白色的光。

长平凝目注视着小鱼群，以为那是幼小的小鲈鱼。然而出现鲈鱼的季节并没有到，秋天出生的小鲈鱼在内湾里成长，到春天才游回河里，那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。

屋子里，女人睡醒了。他转过脸来，看着她那白嫩的脖颈。她叫玉，是从山里的村子买来的。玉肤色白皙，体态丰腴，容貌也漂亮迷人，长平很喜欢她。

酒肆的楼下，用以摆设酒食招待客人。女招待同时也卖淫，把客人引入二楼的小房间里过夜。酒肆共有五个女子，平时门庭若市，生意兴隆。但从四年前开始，客人骤然减少。昨天晚上住这儿的，只有长平和朋友音吉。

年号自安永改为天明以来，持续不断的异常气候，给当地的农作物极大的摧残。最初是天明二年（一七八二）五月

五日，刮起了不合季节的西北风，致使气温陡然降低，山里还下了霜。继之是七月下旬连降不息的大雨，导致各地河水泛滥，水土流失，庄稼淹没。接踵而来的，是八月二十日大暴雨的袭击，使残存的农作物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饥馑正式降临，是在天明三年。春夏秋冬连续不断的雨水，沤烂了农作物，收获几乎是毫无指望。天明四年，同往年一样的异常气候仍在持续，以米为主的农作物的价格上涨了两倍，百姓们痛不聊生。

在此期间，藩主的经济政策也使得物价的上涨日趋激化。他们采用特殊而又严酷的经济政策，规定买卖商品的全部税利都要上交，以强制索取的办法来维持藩主的财政。

饥饿在整个土佐国蔓延，特别是西部和山区，饿殍遍野。藩主开设了救援所，把米掺入八倍水熬成粥发给百姓，可这无疑于杯水车薪。对于挣扎在生命边缘的食邑百姓来说，这点粥根本于事无济。

蓦然，远处的闪电在天际倏地划过，风起云涌，雷鸣之声隐约可闻。

他眼望那奔涌而来的大片黑云，闪电象金丝一样在云层里闪耀跳动。

冬季打雷是十分罕见的现象。这年正月的五、六两日，土佐国史无前例的大雪下个不停。雪夜里，长平居住的岸本村上空，雷声大作，轰鸣不绝。作为能赐给庄稼以好处的雨的前兆，雷声给人以欢悦，然而这是在夏季。冬天打雷则是令人担忧的。各地的持续歉收，足以说明这雷是异常气候的前声，也是加剧饥饿蔓延的恶兆。

“冷呀，把窗户关上吧。”

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“喂！”

长平爽快地答应着，关上了木板套窗。

他一钻进被窝，就搂住了玉。挨着他那冰凉的身体，可不好受，但是玉没有一丝不悦的神色，她紧紧依偎住长平。

玉两年前开始在酒肆里做事。她家是农户，由于连年的歉收难以生计，就被卖到这里。在此之前，她是个抄纸工。

“隆冬腊月，要在冰一样的水里抄纸呀。冻疮溃烂，流出了血，……只好一个劲儿地哭。”

她时常边抚着手掌，边伤心地回忆着。

看得出，玉很满足酒肆里的生活。向男人卖淫这种事，原本是痛苦的。但是由于身上穿着四季适时鲜亮的衣服，饮食上也没什么欠缺，这种舒适的境遇，给她增添了不少的欢悦。

“仁兄，还打算在这儿吗？”

走廊外传来了音吉的喊声。

音吉虽然与长平同龄，都是二十四岁，但他却称长平为兄。对略识几个字，在体力上也是胜其一筹的长平，他总是怀有一种敬畏之感。

“我也走，等一会儿！”

长平答应着，又摸了摸玉，站起身来。

“再来呀。”

玉支起半个身子，娇嗔地说。

长平整理好行装，迈出走廊，步下楼梯，来到酒肆楼外。

身材矮小的音吉，正蹲在桥旁吸着烟管。看到长平走近，他站起身来，两人并肩向岸本村走去。

远远的雷声再度从后面隆隆而来。回首望去，可见西边上空翻卷的云层和闪烁的电光。河边，古老的松树枝叶繁茂，土佐海在树隙间时隐时现。

“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，不过……”

音吉嚅嚅地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长平看着音吉的侧脸。身高不足五尺的音吉，肩膀狭窄，四肢瘦小。作为水手，他的体格是不适应的，但由于他为人纯朴老实，又肯出力气干活，所以很得船长松屋仪七的喜欢。

音吉的脸上，浮现出踌躇的神色。

“求什么呀？”长平问。

音吉挠了挠脖子说：“今儿晚上有闲空吗？”

“啊，没什么事情。”

“那么，求你的事是……”音吉想了想说，“今天晚上帮我抢个姑娘好吗？”

长平看着音吉的脸，突然一股不安涌上心头。音吉所要抢的姑娘，不会是绢吧？村子里姑娘数量不多，其中数绢最漂亮。他想，虽然自己暗暗眷恋着绢，但也不能和朋友音吉争抢。

“姑娘是谁呢？”

他问音吉。

“是……是繁。”

音吉害羞腼腆地说。

长平松了口气，宽慰的同时，也感到十分意外。繁是渔

民的女儿，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。在大都十七、八岁就出嫁的习俗中，她的婚龄已大大超过。她的嫁不出去，在于相貌一般，有着男人一样粗大的身材和暴烈的秉性。

在婚姻嫁娶方面，当地有这样的风俗，人们以抢的方式，来使自己中意的姑娘成为妻子。

当男子想娶某个姑娘为妻时，首先就要请求朋友帮忙。事情说妥后，朋友们就跑到女方家里，背起姑娘就跑，然后送到男子等候着的小屋里。当姑娘同意作男子的妻子，男子就派出代表向姑娘的双亲正式求婚。由于在此之前，男子与姑娘发生肉体关系已成惯例，所以姑娘的双亲一般是不会反对的。结果就是男方代表将女方双亲应允的意见转告男方，最后举行婚礼。不过当姑娘嫌弃男子时，朋友们就得把姑娘送回家中。音吉所说的抢，就是想娶繁做他妻子的意思。

“怎么样呀？……还有其他三个人帮忙，就请仁兄帮我指挥吧。”

音吉恳求道。

长平点了点头。

当天，长平回到哥哥长藏家。一到家他就给嫂嫂当帮手，卖力地做鲑鱼干。从小失去双亲的长平，一直在哥哥家寄食。

长平很讲究饭菜的咸淡，起初嫂嫂对他这点很讨厌，不过由于长平烹调手艺高，饭也烧得好，所以托付给长平的炊事就多了起来。

“女人做的事别去管！”哥哥长藏时常这样粗暴地对长平说，不过嫂嫂心疼长平的时候也是有的。



吃过掺有麦子和芋头的杂烩粥后，他就到院子前的小屋睡觉去了。但不一会儿，嫂嫂就叫醒了他，说是水手长源右卫门来了。

他爬起身，打开小屋的木板门，来到正房。

“来活儿啦！”

正在喝茶的源右卫门，喜形于色地说。

长平和源右卫门，同在赤冈村的松屋仪七手下做事。仪七不仅是船主同时又是船长，而且还是积极插手木材买卖和运输的大商人，拥有数量众多的运输船。长平所在的船负荷量为三百石，重助为普通船长，源右卫门为水手长，长平负责掌舵，此外还有音吉和负责做饭的男人共计五人操使。

源右卫门所说的活儿，是指把从赤冈村藩主米仓里拿出的二百五十袋储藏米，运到东边距此三十公里处的田野、奈半利两个村镇。

田野、奈半利是傍奈半利河而建的沿海村镇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。特别是田野村，位于安芸郡中央的交通要道，是藩主们参政时的重要驿站。奈半利河的上游，有堪称土佐国第一流木材宝库的鱼梁濑大森林。人们把树木砍伐下来，扎成筏子放入奈半利河。这些木筏被集中在田野和奈半利河，然后运往各地。在田野村，千户及百姓的房屋鳞次栉比，商贾们常在此地进行盛大的交易，乡公所也设在这里。

在沿海一带，受饥饿的影响一般不大。海里有丰富的鱼类，海滨可以捡到贝壳海藻，再有到山里去挖野菜，掺进杂谷煮了吃，也能够度荒。

但是，象田野、奈半利这样人口稠密的地方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海滨的贝壳和海藻，不足以填饱难以数计的饥民的空

腹；仅仅是鱼，也不能作为人们的主要食物。田野、奈半利附近的田地甚少，不能指望以谷物的收获来解脱饥馑。况且天明元年和天明二年，奈半利河两次泛滥，尤其是天明二年八月泛出的洪水，高达八·四公尺，致使田地被洪水渗泡而板结。自这场灾难后，两村的饥民许多被活活饿死。

人们预感到饥饿的威胁正在迫近，恐惧的阴云紧紧笼罩在心头。

土佐的藩主，接到了设在田野的乡公所的求救报告，决定赐给救赈大米。救济的第一步，就是从赤冈村藩主所有的粮食里拿出二百五十袋米，运往田野、奈半利两村。运输工具就准备使用赤冈村最大的海运业者松屋仪七的船，仪七决定派出长平他们操使的那条船。

“这次的活儿是运送救济大米，仪七老爷好象要免费运送。还有……听说老爷要代替重助船长，自己亲自出船哪。”

源右卫门眼露恭敬之色，有些神秘地说。他今年五十一岁，虽然比仪七年长十岁，但对仪七却是深为折服。对已成为大商人然而仍不失船长风度的仪七，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感。

长平说：“那出救济米的藩主，可要破一大笔费用啦。”

源右卫门苦笑了一下：“其实藩主们并不负担费用。救济米好象是田野、奈半利的商人出钱买的。商人们受不了饥民的抢夺，只好出钱买米。”

他叼着烟管说：“那么明天晚上六点，在米仓前……。”他边说着边走出门外。

由于年景不好，庄稼歉收，运输的活儿自然很少。水手中很多人都外出到遥远的纪州和大阪干活挣钱，也有的则靠

捕鱼来换取微薄的报酬。在这种时候能干到好久没干的活儿，确实令人高兴。

夕阳残照，晚风渐起，拍打海岸的波涛声，越来越高。

吃罢晚饭，长平就出了家门向海滨走去。散布在夜空中的群星，泛着淡淡的光，在流云的遮蔽下时隐时现。

在海滨的松林中，有渔民守夜时居住的小屋。小屋旁燃烧着一堆篝火，四个男人正坐在篝火旁喝酒。

看到长平走近，音吉站起身来。围火而坐的，是音吉请来帮忙的年轻朋友。

长平也坐到篝火旁，音吉拿出碗给他斟上酒。

长平和年轻人一起合计起抢繁的步骤。他告诉众人，不要让繁说什么，背上她就跑，然后送到这小屋来。

“身材这么肥大的女人，音吉摆弄得了吗？”

一个年轻人戏谑地说。

长平边笑着，边催促他们起身行动。

年轻人们手里拿着棍子、绳子、布手巾，跟在长平身后走去。小屋旁只剩下音吉一人，站在火堆旁目送着他们。

一走出松林，年轻人就变得饶舌起来。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繁和音吉太不般配，音吉想娶繁做妻子真是不可思议。

繁不仅相貌平常，身材高大，而且嗓音沙哑，犹如男人。由于她体格健壮，因此什么样的力气活都能干，十分勤快，然而没有女性的特征，却是她的致命弱点，因而总也嫁不出去。与繁相比，音吉身材短小，性情懦弱，而且清秀的容貌，白白的皮肤，就象女人一样。这样的音吉会被比他魁伟健壮的繁迷住，的确令人不可理解。

人各有所好，据说如果有抛弃神的，那么就有信奉神的。他们边戏闹地谈论着，边沿着松林边的小路前进。

前方已可见渔民们居住的村落，长平和年轻人赶快停嘴噤声，向掩映在松林中的村子蹑足靠近。

他们走近屋檐下堆着柴禾的那户人家，在松树后窥探着。

“你们三个去抢，如果抢到，就向小屋相反方向跑，进入松林后再返回小屋。我缠住繁的父亲，不让他去追赶你们。”

长平对三个年轻人低声细语。

他们悄然摸出松林，走到繁的家前。

长平从悬挂着的草帘缝隙中潜入身子，年轻人紧跟在他后面。

炉灶里烧着柴禾，几丝黑烟从灯芯里袅袅上升，屋子里显得很亮堂。在没铺地板的土屋里，一个女人正把水桶里的水倒入缸里，看她那宽宽的肩膀，就知道一定是繁。

“我们是来抢你的！”

长平低声说罢，年轻人就冲上去，用绳子捆繁。

繁大声叫喊起来，并挥动着有力的拳头捶打年轻人，可是年轻人手脚利索地背起她，抢步出了草帘外。

繁的父母紧跟着从里屋跑出来，长平抢先跑到屋外，隐藏在屋檐下，待繁的父亲赶出屋来，便从后面紧紧拦腰抱住。

长平叫喊：“是抢你女儿，老人家！这不是什么坏事！”

父亲使劲挣扎着身子想摆脱长平，可长平死箍住他的腰，令他动弹不得。

背繁的年轻人的身影，已隐没在夜色之中。

长平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放开繁的父亲，转身往外跑去。

“等等！”

父亲高声叫喊着从后面追赶上来。

长平弓着身子跑入松林。

在后面追赶的繁父亲的足音渐消，附近只传来波浪翻卷的巨响。

长平喘了口气，向松林中快步走去。

通往海滨小屋的方向，有匆匆行走的人影，他赶快驻足而立。他从树干的空隙中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背繁的年轻人。长平叫着他们，疾步追赶上去。

年轻人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才知道喊叫的是长平，紧张的神色顿时松弛下来。

长平和他们一起走近小屋。篝火旁，矮小瘦弱的音吉正站在那里翘首张望。

年轻人把繁放到沙地上。她身上捆了好几道绳子，嘴里塞着手巾。

“这家伙的爪子，把我的脖子都抓破了。”

一个男人用手摸着渗血的脖子，皱着眉头嘟噜。

繁怒目而视长平等入，失去自由的身子扭动挣扎着，然而无济于事。她那明亮的眼睛透着激愤的神色。

“把繁抬到小屋里去！”

长平命令年轻人。

男人们又抬起繁，打开小屋的板门把她送了进去。

“底下该你去和繁谈了，我们在这里喝酒等着。”

长平对音吉说罢，就和男人们坐到了火堆旁。

音吉踟蹰了一会儿，然后走进无声无息的小屋，关上了板门。

长平他们一边就着鲮鱼喝酒，一边不时地向小屋看几眼，脑海里想象着繁的身子一动不动，而音吉在她身旁再三求爱的情景。

小屋里没有一点动静。云散了，点点星光在云层的缝隙中眨着眼，不知何时，两个男人已在火堆旁躺下睡着了。

过了一刻，小屋的板门打开了，出现了音吉的身影。繁跟在他后面，身上的绳子已经解掉。

长平注视着正在整理头发的繁，她微垂眼睑，高大的身躯遮挡着音吉的后背。看上去就象男性一样的繁，此时脸上充满了和其他女性一样的柔情。

音吉一走到长平跟前，就以异乎寻常的高声说：“繁答应啦！”

长平把视线转向繁，只见她赤裸双脚，羞涩地站立在沙地上。

“音吉的话，明白吗？”

听到长平的话，繁微微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就向双亲提亲了。”

繁没有吭声，愚钝地低下头。

天亮时分，长平等人便向繁家里走去。

正式到她家去提亲的，只有长平一人。

他隔着火炉，面向繁的父母坐下。由于对抢亲使者不得粗暴无礼的老习惯，繁的父亲只好攥紧拳头，脸色阴沉地盯着长平。

长平告诉繁的父母，抢繁并打算与之相依为命的男人，是水手的朋友音吉。他说，因为繁对嫁给音吉这件事也很愿意，所以希望双亲能答应这门亲事。

长平口若悬河地说：“你们可以向繁打听嘛。到小屋后，音吉马上就给她解开了绳子，如果她要跑是能跑掉的，我们也不会去做追赶她的事呀。可是繁没有跑，我们问繁，她说她也一直是想着音吉的。”

繁的父亲沉默无语，繁的母亲象是窥探似地在一旁看着他。

作为母亲，总会为女儿的婚期拖滞而产生深深的烦恼，因而当有男人要以自己的女儿做妻子时，一定会高兴无比的。她的脸上，流露出对抢亲指挥长平的感激神色。

“怎么样啊？如果不管怎么说也不同意，那只好让音吉死心了，不过……。”

长平有些着急地说。

繁的母亲把脸转向丈夫：“她本人觉得心满意足，我们也没办法吧。”

父亲还是缄默无语。对必须以抢的方式来把女儿嫁给年轻男子这种事，他心里总是感到有些悲哀和可怕。

这个老头，自己的老婆不也是抢来的吗？长平在心里嘟囔着。

“好吧，繁就委托给这个年轻人了……”

母亲象是叮咛般地说。

父亲舔了舔嘴唇，看样子是默许了。

母亲低头行礼：“那么，就请多多关照了。”

“同意了，就郑重其事地派证婚人来啦。今天先让繁回

家吧。”

长平高兴地站起身，走出门外。

他进入松林，走到等候在松树旁的音吉等人面前。

“父母同意啦。今天繁先回家去，然后音吉派证婚人早点准备婚事……这样行吗？”

长平的话音刚落，音吉和繁就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繁低着头，微垂眼睑，向自己家的方向小步走出松林。她似乎迟钝地感到，音吉的目光正凝视着她的后背。

音吉边走在通往自家的路上，边想着请船长重助做证婚人的事。

“把救济米运到田野回来，就开始准备婚事！”

他的两眼，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气。

长平告别音吉后，回到哥哥家就钻进了被窝，抢亲的经过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。他想，音吉是令人羡慕的。虽然繁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女人，可这事换个方面说，娶到了自己所眷恋的姑娘作妻子的音吉，却是个幸福的男人。繁在音吉面前温和柔顺，全然不象是脾气暴躁的女子，可见她也是喜欢音吉的。他俩一定会结成好夫妻的。

长平的脑海里，油然浮出了绢的容貌。

绢是蜡烛匠人助五郎的女儿，也是家业的好帮手。她那圆圆的眼睛，浅黑色的肤色，使人过目不忘。他只要一看到绢，就会周身热血奔涌，举措不安。她今年十七岁，正好是出嫁的年龄，若不快点向她求婚，恐怕就要被别的男人抢走了。

他隐约感到，绢对自己也是有意的。每每在路上相遇



时，她的眸子就会闪烁出明亮惊喜的光，然后羞涩地低头从他身边轻轻走过。

自己在船上掌舵已经五、六年了，以后当船长恐怕没什么问题。这样，迎娶绢在经济上就有了十分的把握。音吉说把救济米运回田野、奈半利回来后，就准备和繁办婚事。那么，自己也要请音吉等人帮忙，去抢绢。绢会同意和自己结婚的，父亲助五郎大概也不会反对。

他翻了个身，将彻夜在海滨的疲劳一古脑地卸去，死沉沉地睡了。

长平睁开眼睛，已是下午四点，太阳西斜。

他匆忙起身收拾好行装，又把杂烩粥放在炉子上热了热，急急忙忙地吃了。

“夜里海上冷，带上这个吧。”

嫂嫂把装满酒的酒壶递给他。

他接过酒壶就匆匆上路了。

来到三岔路口，看到正沿墓地快步行走的音吉的身影，他紧紧缠头，疾步赶上前去。

两人肩并肩，大步流星向前走着。

“音吉，这次我想求你件事。运完救济米回来后，请你帮我抢个姑娘好吗？”

长平的眼睛直视前方。

音吉感到意外地看着长平，双颊也有些发紧。“行。对象是哪个姑娘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等回来再说吧。”

长平有些难为情地说。